

明人看世界

外婆的汤婆子

◆ 安 凉

小外甥进屋后，就直嘀咕：“外婆又没开空调呀，冷煞了，冷煞了。”边说着，边搓着手，缩着脖子，求饶似的看着明人。

这个小外甥呢称葫芦娃，是明人姐姐的儿子，明人母亲十分疼爱，一天不见这小外孙，就刨根问底的，郁郁寡欢。葫芦娃正上小学。平常也爱往外婆家跑，外婆疼他呀，何况他爸妈管他挺严的，单位工作又忙碌，老是双双各自出差。外婆对他宠爱有加，几乎百依百顺，在外婆家他喜滋滋地，想干啥就干啥，像个小鸟一般快乐。

不过，一到冬天，葫芦娃就受不了了。这么寒冷的天气，外婆就是不开空调。家里装着暖气的，是蛮先进的连着天然气热水器的暖气片。为保持屋内足够舒适的湿度，明人还购置了一台进口加湿器，兼有空气净化功能，可老人家就是不愿开暖气。

葫芦娃怕冷，每次提出要打开暖气，都被外婆制止了。她的理由很简单：“这东西浪费钱不说，还搞得人喉咙干干的，摆设！”“可是天气实在太冷了，我坐都坐不住呀！”葫芦娃头一扭，嘴上像挂着个葫芦。“你可以多动动呀，小孩子老坐着不好，你看外婆岁数这么大了，还不是每天坚持走千步，这里碰碰，那里摸摸的？走走忙忙，就不感觉冷了。”

“这不是一回事，我要静下心来做作业！”

葫芦娃据理力争。“那好呀，把我的汤婆子灌满水，揣在衣服里，绝对毫无问题！”外婆又提到了她的宝

贝汤婆子，葫芦娃早就耳朵生出茧子了，他自认倒霉地说：“好吧，好吧，你不用开暖气，我也不用你的汤婆子。我忍，忍，忍。”说着，他把明人的加厚风衣，裹在自己的滑雪衫外边，蜷缩在沙发一隅，玩起了手机。那模样让人忍俊不禁。

外婆还真把汤婆子灌满了开水，给葫芦娃递来了。铜质的汤婆子，已有些年代了，上边原有的花纹，有点已磨平了，也有好几圈发亮处，可以想见，外婆与其相处的密切与久远。但葫芦娃推开了它。他鼻子哼哼着，这种早该淘汰的东西，自己才不碰呢！明人瞪视了他一眼，随即看看母亲，母亲脸无异常，估计她耳背，没听见这话，要不会伤心的。他赶紧从母亲的怀里，接过了这个汤婆子：“让我用一会吧，多暖和呀！”他瞥见她眼里闪过的一丝笑意。而葫芦娃却是一脸不屑的神情。

傍晚，晚餐还没开饭，只见母亲在东找西找的，眼光时不时露出茫然和疑惑之色。明人忙问：“您在找什么呀？”母亲只是摇着头，带着一种焦虑，说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怎么就会找不见了昵？”明人又追问了几句，母亲才说清楚：“我的汤婆子，不知放哪了！”这汤婆子白天还在的，怎么会丢了昵？明人也不相信，在床上被褥里、在沙发枕垫下，都翻找着。直到葫芦娃也回来吃晚饭了，那只汤婆子还不见踪影。

“找不到就不找了呗。这下可以开暖气了吧，外婆，舅舅，对吗？”外婆和明人还在水火之中，这小家伙倒得意起来，这让明人顿生警觉。

这一餐晚饭，母亲吃得也不安心。任凭葫芦娃怎么说汤婆子过时，老人家就是不接他的茬。她只是不断说，没有汤婆子不行，要找到它，找到它。

夜深了，天气也愈发寒凉了。明人说服母亲终于把暖气打开了。葫芦娃躲进了小屋，兴高采烈，一副赢者姿态。明人也跟着进了屋。他心里也已透亮。他要与小外甥好好聊聊。

他告诉小外甥，这汤婆子，是外婆的陪

嫁物。当年家里困难拮据，变卖了不少有钱的东西，但这一件，外婆迟迟不肯出手。他说，这汤婆子还救过他妈妈的命。“救过我妈的命？”葫芦娃一脸不信。明人说：“不错，那年冬天，外婆怀着你妈，一人在家，不知怎么就跌倒了，躺在地上，好半天爬不起来。那是隆冬季节，水泥地板是多么冰冷呀，幸亏她手里紧紧抓着这汤婆子，把身子努力靠着它，实在撑不住了，她无措中把汤婆子的盖慢慢旋开，取出塞子，凑上嘴，艰难地，歪歪斜斜地吮吸了几口热水，人才渐渐缓过神来，慢慢坐正了身子，抓了几件衣服垫在了屁股下边。直到外公下班回家，急送医院。你妈妈两天后就出生了。医生说，如果她在这地板上昏迷多几分钟，这婴儿就危险了。所以，外婆把这汤婆子视为她的福袋，甚至是救命物。”葫芦娃听了，好半天没吱声。

那晚，明人看见葫芦娃小心将那一只汤婆子注满了热水，轻声叩开了外婆的卧室门。他们谈得很久。

从虚掩着的门看去，老人家搂抱着汤婆子，凝视小外孙的目光和神情，惬意而祥和。而屋子里，暖气氤氲，也如春一般的温暖……

不止童话

社交小达人

◆ 水墨

小双子从小就有个让家里大人略头疼的特点，不爱叫人。不管是平时小区里散步碰上熟悉的邻居，还是逢年过节走亲戚，让他跟人打招呼，可难了。一副怎么都不肯开口的模样。有亲戚拿着红包逗他，“给你红包，叫我一声，好不好？”他依然不为所动，以至于有时候带他出门要提前“谈判”。“今天你会见到一个老爷爷，你要叫人的。不叫人就不带你去了。”出门前说好的，他能做到，但是对于没在“谈判范围内的”其他人，他还是不肯叫。

但是，最近我却听到了一个让我大跌眼镜的故事。

前不久一次偶然的

机会，我跟小双子的班主任聊了会几天。班主任眼里，这个小家伙可能聊天了，还特别主动地会去跟老师聊天。

“不会吧，我一直以为他在学校不怎么说话的。”我说这个话的时候，脑子里简直无法脑补出小家伙主动跟老师搭讪的画面。

班主任说，一年级秋游的时候——那可是小家伙刚上小学一个半月——到了公园，其他小朋友都乖乖地在草坪上铺了塑料纸坐着休息，校长和几个老师在草坪边上一个小圆桌旁边坐着聊天。小双子居然自己跑去了小圆桌旁，坐下来和校长聊起天来。“他跟校长聊得可好了，我们都惊呆了。”班主任说。

看来，即便是六七岁的小孩子，也有自己的社交圈和自己的社交选择呢。

男人与男人关系好，叫哥们。关系好上加好，叫铁哥们。女人与女人关系好，好到不要不要的，好到无话不说的，那叫闺蜜。

老底子上海人是不叫闺蜜的，叫“要好小姊妹”。“要好”到啥程度？“要好”到上学放学手拉手一起走；有了零食一起吃，依吃我一只烤鸭橄榄，我依吃一片甘草桃板；回家作业一道做，依抄我语文，我抄依算术；借口作业做得太晚了，留宿在小姊妹家里，钻进一个“被头窟”里，悄悄地透露小秘密，依欢喜班长的帅气，我欢喜课代表“肚皮里挤是墨水”；转眼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嫁妆一起备，这个礼拜兜兜南京路，下个礼拜逛逛淮海路，买卖就到四川路；老房动迁，搬到了同一个小区同一个楼层“贴隔壁”，依 501，我 502，烧了好吃的小菜送来送去，依端来一碗水笋烧肉，我捧去一盘响油鳝丝；退休后更是同进同出，跳跳广场舞，尝尝农家菜，今年“白相”欧罗巴，明年走遍亚非拉；现在老了，照顾不动自己了，开开心心住进养老院，两姊妹包一间房，关了灯还是“笃笃笃”地讲不完知心话。

真正的闺蜜总是同甘共苦，甚至有着“宁可自己蒙难也不愿闺蜜吃亏”的牺牲精神。听说过一个特别传奇的故事：有一对闺蜜，在同一所中学教书，一个教音乐，一个教美术。音乐老师姓倪，美术老师姓李，两人很投缘。有一年，倪老师家里要接待一位来自法兰西的钢琴家，看到客室间墙上光溜溜的，似乎缺了点艺术氛围，便从李老师那里借来一幅山水立轴，挂在屋里“弹眼落睛”。谁知道，国际友人拜访后第二天，倪家遭窃，山水画不翼而飞。怕闺蜜“刮三”，倪老师跑遍上海滩的古画市场寻画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觅到一幅一模一样的山水画。打听之下，这是乾隆时期的

闺蜜

◆ 杨锡高

画，价值五万六。在普遍工资三四十元的年代，五万六千元简直“吓煞宁”啊！

为了不负闺蜜之情，倪老师变卖了所有可以变卖的家产，还咬咬牙从阿姨娘舅那里借了“一屁股债”，买下那幅画还给了李老师。李老师“木知木觉”，并不知晓已经“狸猫换太子”。一个礼拜后倪老师“失踪”，校长说她已经辞职了。跳槽到啥地方，校长也勿晓得。李老师找到倪老师屋里厢，早已人去楼空。

李老师“想勿落”，这好像不应该是闺蜜的“腔调”。这段疑虑一直埋在心底。二十多年后的一天，李老师在江南一个小镇的茶馆里，偶然看到一群老人喝着茶抽着烟，烟雾缭绕中望着台上正在演出的苏州评弹，而那个弹琵琶的女人虽然一脸沧桑，但风韵犹存，一招一式像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。恍惚之中，李老师想起失散多年的闺蜜。对，就是她。等到演出结束，李老师冲到台前叫了一声倪老师的大名，女人回过神来，也认出了李老师，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，眼泪水“嗒嗒滴”。

原来，倪老师因为这幅画，一夜之间身无分文，丈夫拂袖而去，感觉没脸见闺蜜、见同事，于是不告而别，偷偷去了老家艰难谋生。李老师听罢，感慨万千：“我那幅画是假的，是高仿的赝品，三钿勿值两钿呢！”

之后，李老师把闺蜜带回上海，从“角落

头”翻出那幅真画，拍卖变现后，帮倪老师在自家小区里买了一套二室一厅，从前的好闺蜜又回到了身边。

当然，有些闺蜜，好起来不分彼此，一旦碰到利益冲突，马上“翻脸”。苏珊与艾伦都是小白领，两人形影不离，连叫外卖都是商量好，叫不一样的美食，然后合在一道吃。苏珊妈咪给她介绍了一个男友，是外资企业的市场总监。约了几次会，有一次，苏珊带上艾伦赴约，让闺蜜把把关，顺便在闺蜜面前“扎扎台型”。“剧情”的发展却出乎苏珊的意料，没多久，艾伦反倒和总监“敲定”了。当艾伦的绯闻传遍整幢写字楼时，只有苏珊蒙在鼓里。直到总监“摊牌”，苏珊才如梦初醒，哭得“稀里哗啦”。妈咪劝苏珊勿要伤心，艾伦与总监都勿是东西，还好暴露得早，要是结了婚再去外面“花嚓嚓”，依呢苦头更加“吃煞”。所以，小姑娘眼睛要睁大，这叫“防火防盗防闺蜜”。



代替慢跑

◆ 刘卫

那天下班回家，就见老爷子提着一个大包裹回来，坐在沙发上喘着粗气。

以往这个点，老爷子总是去江滩公园慢跑。我好奇问道：“爸，您这阵子好像没去跑步呀？天冷也要坚持锻炼，改在小区里也行啊！”

老爷子连喝了几口热茶，指着客厅里堆的七八个包裹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你媳妇网购的频率越来越高，加上你妈也开始从网上买菜，得到自提点去取。她们都留我的手机号。每天平均要上下楼跑七八趟拿快递，我就用这代替跑步啦！唉，累都累死了。”